

楔 子

從小學三年級，當社會課老師叫他們回家問大人家族史開始，應虔兒就知道自己有個偉大的祖先。

不不，不是那個男祖先應嘲風，雖然祖譜裡記載的他也很帥、很 Man 啦，身為北方霸主的他富可敵國，不過她崇拜的可是他的妻子莫迎歡，傳說她是當時的揚州名勝呢，名勝的意思就是給人參觀膜拜啦，可見她有多偉大就好。

她愛財有道、斂財有理，左繫鐵算盤、右佩收銀袋，兩手掌心永遠往上翻，收回來的時候總是滿載而歸。

她的聰明才智不輸現代的經營之神，家族事業莫家當鋪懂得開連鎖店，完全壟斷高利貸的市場，有錢自己賺就好，當時揚州家鄉的人都叫她小氣財神，名利雙收，欸，實在是屌到一個不行，厲害得吱吱叫。

迎歡祖奶奶奶奶有三個好朋友，可是，只要應虔兒每回問爺爺她的好朋友的事時，爺爺都會吹鬍子然後開始在客廳裡暴走。

「不要提尉家、凌家那兩個不是東西的東西，哼，這是國仇家恨呀虔兒，國仇家恨妳懂不懂。」

她當然不懂。長大一點後，她看了很多高來高去的武俠劇，某天聽到戲裡面的男主角說「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帥帥的男主角咬牙切齒的樣子很像爺爺提到尉、凌兩家人的模樣，她於是有一點點的了解了。

「爺爺，姓尉的和姓凌的殺了你爸拔嗎？」

應爺爺一口茶當場噴出來，他老爸是早上去公園做運動過馬路沒走斑馬線，被車撞死的，跟那兩個不是東西的東西沒關係。

看了看孫女一臉企盼、渴望得知真相的模樣，他緩緩的吐出一口長氣，「虔兒呀，既然妳已經了解仇恨的滋味了，那爺爺就把真相告訴妳吧！」

虔兒不敢告訴爺爺其實她還不太懂仇恨，可為了聽故事，她抿抿嘴，再模仿爺爺的樣子磨牙霍霍、大聲地說：「嗯！」

然後爺爺開始說了……

清同治年間，鴉片戰爭後，根據南京條約上海開放成通商港口，一時間各國商人全湧進這淘金地來啦，各式叫賣 喝聲不絕於耳，有些腦筋動得快一點的生意人還印製傳單散發，加上不時鳴起的汽笛，讓這港岸邊熱鬧非凡，繁榮非凡。

這個時候年輕的尉天佑就像隻沒了腦袋的蒼蠅，栽進了騙子滿佈的蜘蛛網裡還不自知，捧著白花花的銀兩，要買一樣絕世珍寶。

這裡看看，那裡瞧瞧，他始終見不著中意的。唉，寶物果然難尋，方才看到一把據說是上古、剛出土的寶刀，還是再回頭去詢詢價好了，雖然他覺得凌良那傢伙就算舞把快生鏽的大刀也不會增加多少男子氣概。

舉不舉得起來都還是個問題呢。唉。

過幾天就是那傢伙的生辰，應多鑫說要上北京去談筆生意，所以採買賀禮之事就落到他頭上來啦，真衰，他混街頭管一幫乞丐、混混不代表他很閒咩，不過算了，

多鑫說這回他要出錢，自己就出力，倒也公平。

他們尉、應、凌三家不知是第幾代的世交了，三人打小一起長大，就算彼此脾性不怎麼合意，但日久也生情，勉強還能稱得上是好朋友。

晃了半天，還是沒看到什麼稀奇的玩意，尉天佑摸摸鼻子正打算回頭買刀時，忽然，一道身影吸引住他的注意力。

捲而微亂的黑長髮上綁著紅頭巾，輪廓深邃的臉上蓄著兩撇鬍子，一邊耳朵上掛著個耳環，身著件髒污得看不出原本顏色的皮革背心，腰間繫了把短刀，嘛，肩膀上還站著隻花花綠綠的鳥，這鳥的叫聲很特別，一直法克法克的叫。

應多鑫交代要買的新奇好玩意這人一定有。

「欸欸，兄台請留步。」

這外邦人瞅了他一眼，操著生硬的中文問：「朋友，叫住我要做什麼呢？」

「是這樣的……」尉天佑馬上跟人家裝熟的勾肩搭背起來，「我有個好兄弟最近要過大壽了，我想為他準備份賀禮，看兄台似乎不是本國人的樣子，想來必定周遊列國，身邊可能會有我要找的東西……說了這麼多，還沒請教兄台貴姓？敝姓尉。」

「傑克·史派羅。」他捻捻鬍子，一副自命不凡的樣子，「The king of pirate。」

「嗯嘍？」幹麼突然講番話啊？

彩色的鳥興奮的拍撲著翅膀，聒噪刺耳的叫著，「Pirate！Pirate！」

「朋友，你想找什麼樣新奇的東西？」

「是這樣的，我那兄弟呢，做人沒什麼不好，就是，嗯，不夠男子氣概，老像個娘們，我們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什麼東西，讓他像個男人點。」

「你們要找……男人的典範是嗎？」史派羅停下腳步，略微思索了一下露出一抹詭異的笑容，「我應該有。不知你們願意出多少錢？」

心喜的尉天佑從懷裡一把掏出應多鑫給他的銀票，「一百兩！夠不夠。」

「一百兩呀……」他不動聲色的點了點頭，「還不算賠本。你們中國有句話說『萍水相逢就是有緣』，衝著這點緣份，我就割愛賣給你啦！」

「真的嗎？太好了！」尉天佑高興得快跳起來了。哼哼，真沒想到如此簡單就辦好買賀禮這件事。

跟著史派羅來到一艘船前，他登船取寶物，尉天佑在岸邊等待的時候，百無聊賴的還發揮地痞本性，調戲一個發傳單的小姑娘，弄得人家小姑娘傳單散了一地也不要了，趕緊逃命去。

「真是的，窯子裡的姊兒都說我長得俏呢，跑什麼跑，給爺兒我看上了帶妳回家做小妾，好過妳風吹日曬的發這沒人看的東西……」嘟噥了幾句，他彎腰撿起一張傳單，「什麼女媧石能除一切病痛啊，騙人的吧！」

「尉大爺，寶貝來了！」

瞪著史派羅手中一方黑黝黝的東西，尉天佑的雙眼發亮，猛嚥口水，這就是這位史派羅船長說的，「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的典範祕笈呀……

「尉家這個蠢蛋，花了一百兩買了個沒有用的東西，那本所謂的祕笈裡寫的東西

根本沒人看得懂，咱的祖爺爺氣死了，當場宣佈要跟他絕交。爺爺我五歲的時候祖爺爺才過世，我打小他就老在我耳邊說這個可恨的故事。」

「嗯，真的有夠白痴的。」應虔兒點頭附和，讓老人家非常開心。「就這樣隨便給阿督仔騙走一百兩，喪權辱國嘛他。」

「沒錯、沒錯。」應爺爺非常開心孫女兒如此懂事明理。

「不過……那凌家爺爺呢？為什麼祖爺爺也要跟人家切。」

應爺爺愣了一下，有片刻的恍神困惑，然後邊走邊摸頭的來到書房裡東翻西掏的找出一本灰撲撲的冊子，上頭大大寫了四個字，應虔兒認得出來，那是應氏族譜。這祖譜爺爺可寶貝了，他老說「我以應家人為榮」，去年她以要做作業為由才有機會翻了一下，可是那時還有好多字不會認，真想再看一遍。

「……來，我看看祖爺爺記載的那段……喔，他說凌良兩面討好，沒有義氣，不值深交……唉，我是不是快得了老人痴呆症呀，事情越來越記不住……」

應虔兒怔怔的看著族譜，然後抬起頭對爺爺甜甜的一笑，「爺爺，祖譜借我研究一下好不好？我要寫作業。」四年級的社會作業沒有要她們調查祖宗八代啦，不過反正爺爺又不知道。

應爺爺考慮了一下，似乎覺得她應該夠大了，不用擔心她會拿祖譜塗鴉。「沒問題，用完記得還爺爺喔。」

「好。」

然而一個月後，應爺爺果然得了老人痴呆症，壓根忘了族譜在孫女兒那，而因為一時好奇借來祖譜的應虔兒也完全忘了自己有這家族古董，一直到十幾年後，因為一個「夢」，才讓她想起……

第1章

「一張、兩張、三張……嘻嘻，五張、六張……呵呵……可愛的鈔票，快到為娘的身邊來，讓我摸摸你們，疼疼你們，快過來呵……九張、十張……嗯，再算一遍感情才不會散……」

很闊氣……不，是很殘破的辦公室才是，在十年前它的確非常富麗堂皇，佔地百來坪，又是位於人來車往的黃金地段，當時有財團開價一坪五十多萬還不肯賣。因為錢太多沒處放了嘛！誰還會在乎那一點點小錢，靠著祖蔭，這間公司的老闆可是鑲金嵌銀的大財主，要比口袋的鈔票有誰能比他多。

人家是富不過三代，但是他們祖先的某一代可賢慧了，留下傳家寶典教育子子孫孫，使其為富不仁……啊！失言、失言，是累積財富的方式，因此世世代代都是有錢人，把攢錢當人生目的。

曾幾何時，某代的基因出了問題，不小心把祖先的優秀面給磨掉，變得不……那麼風光。

看看這缺了腳的椅子，還有油漆剝落的牆，以及用到破還捨不得丟棄的大鐵櫃，這份歎吁足以令當年的揚州名勝、應家的祖媽莫迎歡氣得從墳墓跳出來，指著曾孫孫……孫女罵不孝。

「……再一張、又一張、倒數一張……叫人愛不釋手呵！這麼可愛的東西，廢寢

忘食都要得到它，抱在懷裡能取暖，枕在枕頭底下美夢連連，笑著入睡……」應虔兒，耗子頭應嘲風和小氣財神莫迎歡的嫡傳子孫，遺傳了他們視錢如命的天性，卻忘了把生財有道這項才能也學個三成像，所以……

「虔兒呀！妳不覺得我們這台阿祖牌電腦該換新了嗎？它的螢幕會跑出裸體跳舞的小豆子，早該淘汰了。」

如果有個超炫的液晶螢幕，再加上新推出的遊戲軟體、新的主機、呵呵……人生還有什麼遺憾？美好得直升西方極樂都甘心。

「嚇！八卦妹，妳在思春是不是，笑得口水都流出來了。」真髒，趕緊用……「一」張面紙擦一擦。

唉！果然天還沒黑，不適合作夢。「老闆，本人比妳大上八歲，妳叫我八卦妹不太對吧！」

「！有什麼關係嘛！表示妳年輕，正值青春活潑的年紀，十八一朵花，最搶手的妹妹。」大家都這麼喊著，她不習慣成嗎？

連看旁人一眼也不看的應虔兒忙著數薄得可憐的鈔票，臉上毫無心虛的表情，除了和錢有關的事物，她的記憶可謂是糟到一塌糊塗，讓人忍不住想在她身上掛著牌子，時時提醒。

虔兒的童年過得還算幸福，有父母疼，爺爺奶奶愛，出入名車，僕傭成群，十歲以前連鞋帶都不會綁，有專屬保母為她效勞。

可是人太好命會遭天妒，她那原本精明、最會賺錢的爺爺因老人痴呆不小心把自己電死後，應家的運勢就有走下坡的趨勢，但還是有錢到爆啦，她仍是人人捧在手掌心呵護的小公主。

直到十五歲那年，因家族企業「開心來作伙救急中心」，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地下錢莊去討債，結果把狗……把人逼得跳牆，讓還不出錢的人火了，一個腦子忽然打結，扛了桶汽油就到她家想同歸於盡。

結果開地下錢莊的報應就這麼遲了十幾代才來，想必他們的祖公祖媽也不靈了，忘了保佑這一家，讓她的爸媽不幸燒死在大火中，連同放在保險櫃的有價債券、股票、地契和沒法計數的鈔票也一併燒光了。

至於鐵製的保險櫃為什麼會不保險？

兇手就是應虔兒。

某天忘性大的她把保險櫃的門打開，放進她心愛的珍珠彈珠，然後同學一通電話邀她出去玩她便三步併兩步地往外衝，根本不記得要順手關門。

大概太有錢了，保險櫃放著三天沒關居然也沒人注意，直至一場大火奪走了數條人命，她處理完喪事想拿些錢出來應急，才發現裡面空空如也，只剩下一堆黑色灰燼。

「喲，小虔兒還真會說話，聽得我心花朵朵開，十年前我的確是十八一朵花，不過……」八卦妹的嘴角一陣抽動。「妳可不可以不要再數錢了，我心痛。」

「不行。」不數她心更痛。

「虔兒，妳正在搶我的工作。」她是會計耶！收錢、數錢的人應該是她。

食指輕輕地往她鼻頭一搖，「NO，凡是鈔票都是我的寶貝，我有優先愛護它們的權利，妳掃把拿去把角落的灰塵掃一掃。」

「我不是打雜的小妹。」八卦妹也很大牌地拿起指甲油，塗塗抹抹地當沒聽見老闆在說什麼。

「咦？對了，大家好像都出去很久了，怎麼還沒回來？」

「妳以為討債是件簡單的事呀！沒點手段，連本都甭想拿得回來。」他們的薪水岌岌可危。

「手段……」她的眉頭頓時一顰，「其實也不要太過份，人家是有困難才向我們借貸，所以要債的時候口氣可別太兇惡……」

還沒說完，就聽見八卦妹掐著雞脖子高吼的尖聲直衝門面而來。

「妳說什麼鬼話，妳這不知疾苦的大小姐，我們開的是地下錢莊不是慈善事業，瞧妳借錢借得多灑脫呀！一點也不曉得我們要錢要得多辛苦！」不要激動，不要激動，掐死老闆就失業了。

「可是……」她不想再有人被逼死了。

翻開報紙的社會版，每天都有人因為欠債而跳樓、燒炭，帶著一家老小去死，還有人因此想不開抱著瓦斯桶自殺，連累更多人跟著遭殃。

她每看一回就心驚一整天，感覺她就是害人妻離子散、走上絕路的劊子手，夜裡老怕人家來敲門，總要翻來覆個去大半天才睡得著。

她還是學生耶！不需要承擔這麼大的道德責任吧！何況把人逼死了不是更要不到錢嗎？那她數鈔票的樂趣肯定又要被剝奪了。

「妳還可是什麼？」二十八歲的八卦妹惡狠狠的往桌上一拍，裙子一掀便將左腳跨在椅子上咆哮。「妳以為妳能抱著鈔票是誰的功勞？要不是我們潑糞又灑尿，在人家門口要命還錢，要錢不要命，這幾張不起眼的鈔票會跑到你口袋嗎？」應虔兒的身子越縮越小、越縮越小，小到不敢反駁她半句話。

一隻手拍向口水亂噴的英雌肩頭，卻被她當蚊子拍開。

「辛苦了，八卦妹，妳可以歇口氣休息一下。」夥計吼老闆，這天要反了嗎？

八卦妹根本不管身後是誰，照樣朝縮小版的人兒開罵。「善良也要有個分寸，我們是討債公司耶！有誰像妳一樣反把錢送到人家手上，叫人家不還錢沒關係，反正妳錢很多……」

抱個有心臟病的小孩叫可憐，一家五口窩在豬舍合吃一個發臭的便當也心生同情，婦人拉著五個面黃肌瘦的小鬼撿破爛她哭得比人家傷心，這還像話嗎？

她這個老闆毫無「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的自覺，債務人只要擺出一副我很窮，快活不下去的模樣，她馬上自掏腰包叫人家趕快去吃一碗陽春麵止飢。

如果是這樣還算好，只能說她笨，罵她蠢，他們這些手下頂多白眼一翻不去看小菩薩的善舉，反正眼不見心不煩。

偏偏老闆又遺傳祖先留下的小氣性格，視錢如命，當發現自己手上的鈔票又少了幾張時，臉色慘白得好像世界末日，連下十道金牌要大家趕快去收債，好填補缺洞，遇到這種半吊子老闆，苦水滿腹呀！講不完、道不盡多少辛酸。

「許靜茹，把腳放下。」太難看了。

「你誰呀你，竟敢叫我把腳放……放下來了，呵呵……鍾先生，你回來了呀！渴不渴，要不要喝水？累不累，我幫你抓龍……」

罵得正順口的八卦妹一時忘了自己的身份，回頭打算把不知死活的傢伙也一併罵進去，誰知一見來者，她態度立即一百八十度大迴轉，眼泛桃花地輕聲細語，羞答答的連忙送茶裝賢慧，還不忘眨眨眼，橫送秋波。

「鍾叔，你要到錢了沒？」快拿出來讓她數一數，她求財若渴呀！

一道小小的人影一把將八卦妹推開，熠熠發亮的水漾眸子充滿「飢渴」，像隻渴望主人拍拍頭、搔耳朵的小狗，十分諂媚的往前一跳。

「虔兒，妳要把錢收好，財不露白。」看看粉雕玉琢的女孩，年過四十的鍾中齊是無奈多過苦笑。

「安啦！安啦！在我們地盤上誰敢搶我的錢，阿大和小二一站出來就把他們嚇得屁滾尿流了。」她完全不必擔心有誰會走錯路，然後被揍成豬頭丟出去。

記性差的應虔兒忘性更大，明明是看著她長大的叔叔伯伯、大哥大姊們，那偏小的腦容量卻總是記不住他們的名字，非要以數字來編號才記得住。

什麼阿大、小二、三蒲、呆頭四……從一排到十還能往上添，連十三姨和風騷十七都榜上有名，只因綽號比人名好記。

她的理由是這些人的本名都不夠雄壯威武，太平常了，幹這一行要有個了不起的名號才震得住人，不然誰知道你是誰呀！

「他們不是妳的護身符，自個要小心點，人心難測。」這年頭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不防著不行。

「我了啦！錢呢？」她要註冊了，沒個六、七萬還真讀不了書。

哼！學店比地下錢莊還窮凶極惡，學費是年年調漲，師資卻是一年不如一年，滿街的大學城盡是吸血豺狼，吸起學生的血一點也不心軟。

「別急，要有做大事的氣度。」鍾中齊嘆了口氣，從牛皮紙袋中取出一疊鈔票。

「錢吶！」她兩眼倏地發亮，迫不及待的接過來一數……「咦？鍾叔，是我數錯了還是你收錯，為什麼少了十七萬？」

應虔兒對數字的敏銳度精如電腦，不用翻看帳本核對，只消手心一掂就知少了多少。

「唉！時機越來越艱難了，生意難做呀！」能收回六成就該偷笑了。

「鍾……鍾叔，你不要用那種公司快倒閉的眼神看我，我會不安的。」好像公司會走到今天的地步，她是真正的禍首一樣。

「再被妳左一句不必還，右一句再緩個幾個月無所謂，我們公司就真的不倒不行。」瞧！他才四十二歲，頭髮都出現幾根銀絲了。

「有……有這麼嚴重？」她心驚地吞口水，把所有鈔票往懷裡一兜，抱緊。

「妳自己看看有幾筆呆帳沒收？咱們借出去的錢比回收得還多，妳說入不敷出的經營方式還能苦撐多久？」要是她父親還在，早就一筆一筆全收回，放在銀行生利息。

「這……」她心虛地吐吐舌頭，眼皮低垂，蓋住眼底的愧疚。
她也不是故意讓人欠錢不還，錢對她來說比命還重要，可是一見到慘到不行的可憐蟲她又會不由自主的心軟，割心切肉地付出憐憫。

「妳就是過得太清心了，才會不懂何謂人性險惡，鍾叔實在有負妳父親的託負。」
該讓她去見見世面，學著長大。

大家都太寵她了，把她當孩子看待，捨不得她吃苦受罪，在外面奔波勞碌，因此她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讓錢水由手邊流出去。

「什麼意思？」應虔兒的右眼直跳，有種不好的預感打心底生起。
「從明天起妳跟著我一起去討債，我一定要把妳那顆善心磨掉，訓練妳要債不手軟的冷血無情，我們開心來作伙救急中心絕不能倒在妳手中。」就算她是扶不起的阿斗，他也要把她教成諸葛孔明。

「可是……呃，我明天要上課耶！」呼！幸好她是學生，有藉口好開脫。
鍾中齊一臉慈祥的看著她，好不欣慰的說道：「妳一個禮拜只有四天有課，明天剛好是休課日。」

「嗄？」是這樣嗎？
她搔著後腦勺用力的想了一下，當下臉色一變，差點把最愛的鈔票往鍾叔臉上撒去，最有精神的水亮大眼頓時有如一攤死水，空洞無波。

「xxx，你快滾出來，別再躲在屋裡當縮頭烏龜，馬上給老子滾出來……」
「x的，欠債不還錢你裝什麼凱子，趕快把錢乖乖的吐出來，不要讓老子發火！」
「姓張的，你家門牌幾號我們可是記得一清二楚，包括你老婆、孩子在哪上班、
上學我們都瞭若指掌，你不要心存僥倖而連累他們，沒要到錢我們是不會離開……」

「沒錯，張大炮，快出來還錢，我保證不斬斷你的手筋、腳筋，讓你天天有泡麵吃，更不會去強姦你妻小，將她們賣入摸摸茶以身還債……快出來啦！你住洋房吹冷氣，我在外面曬太陽很可憐吶！要用多少美白面膜才白得回來啊……」
在眾多叫囂的男人聲中，突然出現一道聽起來很兇惡，但越喊越無力的女音，藉由大聲公聲聲向陽明山內一幢豪宅喊話，豪氣不下於身後一堆腿粗臂厚的大男人。

一大清早來擾人清夢是相當不厚道的事，尤其對忙到半夜才上床，隔天還得上班的人而言，那吵雜的聲音簡直是催魂鈴聲，吵得聖人都會變身德州電鋸殺人狂，來個集體大屠殺。

眼泛血絲的男人拉高大花紅被往頭上一蓋，企圖擋住一波高過一波的衝耳聲浪，不讓外界的「遊行」影響他一向最看重的睡眠。

但、是一到底誰是那個該死的張大炮？人家連鑼鼓都出動了還不肯出面，簡直是社會的敗類，人渣中的人渣，毫無擔當的惡性腫瘤，死一千次不足為惜！

當第一百零八聲「砍死你全家」鑽入耳中後，一隻明顯有練過的手臂憤而掀開蓋頭的被子，直接抄起床頭的鬧鐘往窗外丟去，希望能稍止一些噪音。

驟地，喧鬧的人聲終於停止，他滿意地勾起唇，翻身抱著土黃色的健康枕，準備再睡上三個小時……

叮咚！叮咚！叮咚……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

「該死的不要再按了，再按我就拿菜刀砍人——」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

手一抓快爆開的頭，睜著一雙血紅大眼的尹子夜暴怒的下床，刷地大力拉開落地窗簾，想大聲制止害他頭痛欲裂的亂源。

門鈴聲發燒般持續響個不停，由他的角度只能看見圍牆外的人頭晃動，為數不少地在門口走來走去，暫時沒有散去的跡象。

睡眠不足的人通常火氣偏大，他也不例外，拿起有備無患的球棒就怒氣沖沖的往外衝，準備和外面的人「好好溝通」。

「你們到底有完沒有？這裡是高級住宅區，不是凱達格蘭大道……」他忽地止住吼聲，不敢相信的瞪大眼。

只見一道鮮紅的液體在門一開時，也不管門內的人是誰，便以橫潑的方式往門上一潑——

表情怔愕的尹子夜有片刻的僵硬，刺鼻的油漆味讓他萬般忍耐的最後一根理智之弦為之繩斷，臉色難看地瞪著眼前戴著鴨舌帽、頭低垂的小子。

而當他眼角斜瞄到牆上那幾行紅色大字時，乍青乍紅的臉更是扭曲變形，顏面神經嚴重抽搐，一股傷肝灼肺的怒火衝向喉管，意欲張口而洩……

「張大炮，快還錢來！」

「張大炮？」

「快點還錢，不要想要賴，我們等你很久了，最好乖乖地把錢吐出來，不要讓我們兄弟動手。」

「對啦！對啦！你今天休想逃掉，兄弟們把水泥都幫你準備好了，看你要屍沉海底還是種在土裡，我們兄弟都樂於效勞。」

「張大炮，天國離你不遠了。」、「全家死光光」、「欠債不還，三代倒楣。」怵目驚心的血紅色字眼佈滿一整座灰白色石牆，讓早起晨運的鄰居紛紛繞道而行，不敢靠近半步地避而遠之，以免招惹橫禍上身。

光看那刺虎刺豹刺裸女的結實臂膀就知道非好惹的人物，地下錢莊的惡形惡狀時有耳聞，凡是人都會怕，哪敢多事上前一問是怎麼回事。

有錢人最怕死，這絕對是有依據的實情，瞧他們一個個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表情，快步疾行的動作多快呀！完全看不出來是出門做復健的老人家。

「我不是張大炮，你們找錯人了。」搞什麼，吵了半天竟為了不相干的人。

「少說廢話，欠債還錢天公地道，你不要在老子面前搞花樣，你化成灰我都認得你。」大嗓門的阿大一口咬定他就是債務人，不給他狡辯的機會。

尹子夜臉色不悅的沉下眼。「你們之間誰是負責人，快給我站出來。」

他的視線在眾男子身上掃來橫去，不曾落在最前頭的小個子弟弟。

「你兇什麼呀！欠錢就要還，以為聲音大就不用還錢嗎？」抬起頭的小臉滿是不屑。

「小鬼，滾遠點，想多活幾年就不要強出頭，我要找你的老大談。」小小年紀跟人家學壞，將來也不會有多大的出息。

「我就是老大。」下巴一仰，鼻孔朝天一哼。

「回去多喝幾年奶再說，骨架都還沒發育……」他嗤之以鼻的以嘲諷的語氣一拍對方單薄的胸脯，想藉此羞辱他的人小鬼大，但是掌中傳來異樣的柔軟感讓他略微失神的一怔，望著收回的手感到一絲怪異。

好像……好像……摸到女人的……「那個」？

「你……你混蛋！怎麼可以非禮我！」可惡，他不只是個欠債不還的大壞蛋，還是個無恥的大色狼！

「誰非禮你來著，沒胸沒屁股的小鬼，你當自己是女人呀！」嗯？不對，「他」為什麼在臉紅？

尹子夜的表情由困惑轉為懷疑，再看到一群大男人兇惡地看著他的手，似乎要一刀砍了的模樣，不由得驚訝地張大嘴巴。

他……不，她是女的？

阿大冷目橫視地給了尹子夜一個「你死定了」的眼神，證實他心中所想的事。

「我們的老大應虔兒，她是芳齡二十的女孩，而你剛才碰了她。」另一位瘦高的男子陰惻惻的說道，扳動著作響的指關節。

敢動他們頭兒，簡直活得不耐煩了。

「喂！等等，你們說這個小……小女生是你們老大？」會不會是搞錯了，有人故意尋他開心。

他原本想說小鬼，但一見眾人挽起袖子打算開扁的樣子，連忙識時務的改口。

反正是誤會一場，解釋清楚就沒事了，犯不著逞一時口快，為自己招來麻煩，一大早就「運動」很傷身，而且就為了一點點小事，划不來。

應虔兒很不高興他的忽視，用手一戳他的胸膛。「有什麼話直接跟我談，用不著拐彎抹角的拖時間，一百八十七萬你還不還？別讓本小姐站到腳痠。」

「好，我跟妳談。」他深吸了口氣，盡量表現出誠意。「妳，找錯人了，我叫尹子夜，不是張大炮。」

「你啥時改了名，連姓都換了，真是不孝！」背祖忘宗，可恥。

他的臉皮抽動了一下。「我打一出生就姓尹，尹子夜三個字用了三十年都沒換過。」

「騙子，你這人可真是不要臉，為了逃債什麼鬼話都編得出來，你要真的姓尹，我應虔兒的名字就倒著寫！」想騙她沒那麼容易，今天她非要到錢不可。

她可是在鍾叔面前誇下海口，要把大綑大綑的鈔票捧回公司，不讓老祖先丟臉，好讓公司能起死回生，不致被她玩倒的。

「好，妳等著倒寫自己的名字吧！」尹子夜和她槓上，大步地拉過某位路過的鄰居。「刑老，你是認識我的，麻煩你告訴她，我是誰。」

這位常上報的名人怔了一下，接著用還算鎮定的口氣說道：「小姐，他姓尹，叫尹子夜，是某科技公司的大老闆，絕不是你要找的張大炮。」末了，他還風趣的添了一句，「張大炮都六十多歲了，他看起來像嗎？」

「嗄？他不是？」難道她真的找錯人要債？

名人很肯定的點頭。「他不是。」

應虔兒的臉色一下子刷白，倏地轉身看向眼神閃爍、不敢看她的手下，當下明白了一件事。

他，的確不是張大炮。

所以……

「這位老大小姐，請問我這身油漆該做何處理？還有那些非常有意思的字句，麻煩你給我一個交代，我不想被人當成會賴債不還的無賴。」

第2章

「可惡，可惡，什麼爛男人嘛！居然叫我提桶水，親手將牆上的油污洗乾淨，可恨又可恥，一點風度也沒有，不過按錯鈴、找錯對象而已，有必要小腸小肚的計較嗎？簡直是爛到底的臭男人！」

幸好經費不足，用的是摻了水的水性油漆，不用太費事就能將那幾行字洗去，不然要是換成以往的油性油漆，只怕她洗到手斷了還是一片紅，不如重新上漆粉刷還快些。

哼！肯定是被那傢伙帶衰，應虔兒一回到公司，竟發現有人眼睛遭蛤仔肉糊住，居然敢將他們那個破地方潑漆恐嚇，要他們小心點，別吃人夠夠，報應隨時會到。搞什麼，開地下錢莊還被人威脅，這還像話嗎？

偏偏屋漏偏逢連夜雨，鍾叔語重心長的告訴她，再沒有錢救急，公司隨時有倒閉的可能性，害她一整夜睡不著，差點搞自殺地撞牆去。

等到天濛濛亮時，她終於撐不住的睡著，但也作起奇怪的夢，夢裡有一個穿著古裝的女人指著她鼻頭直罵不肖子孫，然後一直說地下、地下的，一頭霧水的她根本聽不懂，最後就被冒火的古裝女一腳踢下床。

夢醒之後她想了很久，頭上腫的包給了她很痛的「靈感」，讓她忽然想起應家從祖媽莫迎歡時代就有的傳統，也就是把地下挖空裝金銀財寶，每天摸上幾回才能安心吃喝。

只是呀……

應虔兒很沮喪地揉揉額上那顆小包，經過她「不小心」的慷慨救急，裡面的寶貝只剩下一個沉木寶盒，聽說盒子裡裝著最貴重的東西，絕對能讓公司起死回生，再創另一波高峰。

祖譜裡有交代說，這寶盒類似藏密筒的設計，若是硬撬開的話裡頭的寶貝就會被銷毀。

可是……可是……阿彌陀佛，應家的祖先不要再來找她聊天了，她真的不是故意要將開寶盒的鑰匙拍賣掉的，那是個慈善晚會嘛！她一時忘了其重要性，就順手往台上丟。

當時她還很高興標了個高價，可以幫助非洲孤兒一整年不愁吃穿，沒想到、沒想到……唉！欲哭無淚呀！

「臭虔兒，妳給我打起精神，一下子咳聲嘆氣，一下子愁眉苦臉，想觸我楣頭呀！」枉她今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就想釣一隻金龜說。

「啊！痛……妳打到我的包了……」天吶！也不要那麼準嘛！她用藥酒推了好久才消了一點點耶。

一臉不屑的秦觀觀改推她後腦勺。「妳真沒用，睡覺睡到掉下床，幾歲啦妳？」

「我……我……我都說了是被踢下床嘛！我家祖先很靈的。」淚光一浮，她痛得話都快說不出來。

「哈哈！少來，明明是作夢還推給作古的先人，妳羞不羞呀！拿面鏡子來照出妳的呆相。」虧心事做多了才會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真的啦！我們家的財神爺最兇的，她一直罵一直罵，罵得我頭都抬不高。」至於罵了什麼，她一覺醒來也就忘個精光，只覺得心情很沉重，老有個背後靈盯著她。

「真有財神爺怎麼不保佑妳，讓妳獨得每一期樂透頭獎，省得守著那間不成器的公司，讓人喊妳吸血妖婆。」白日夢人人會作，就看當不當真。

側看身邊的女孩，秦觀觀還真有點嫉妒表妹的天生麗質，不用上什麼妝就能展現水嫩的麗姿，連口紅都抹上最淺的蜜色也能讓人感覺非常誘人。

不用粉妝的女孩是全女人的公敵，她肯定會被妒恨的眼光淹死，死無全屍。

「哎呀！妳不要一天到晚詛咒我們家傳事業，哪天妳潦倒落魄了，還能到我們公司借點錢周轉周轉。」她才不吸人血，只是有點愛財而已。

「呸！呸！呸！妳黑心肝呀！居然希望我窮苦潦困，妳……妳打算算我幾分利？」先問清楚，免得日後吃虧。

應虔兒聞言縮縮肩，繼而失笑。「親兄弟明算帳，就算妳是我表姊，頂多少扣妳預借的本金，但利息不能少，一天三分利。」

「一天三分利……」果然是地下錢莊，這麼高的利息也只有他們敢開口。

「好了啦！表姊，咱們別提公司的事，妳快告訴我哪一個是買走我家寶盒鑰匙的人？」她急著開盒，挽救公司頽勢。

這是一間科技公司的員工聯誼，據她們多日的打探，輾轉得知應家的祖傳鑰匙被這家公司的老闆買走，所以她們才混進來充當員工聯誼對象，想試試有無機會和老闆搭上線，借一下鑰匙開寶盒。

不過，說實在的，不失望還真難，她可以理解為何這間公司要大手筆舉辦員工聯誼，因為他們的穿著打扮真的是……慘不忍睹呀！

人家說高收入的科技人才比較中規中矩，一絲不苟的專心在科技領域中，現在她終於能體會這些話的真正意思。

不修邊幅、不懂情趣、言談乏味，更可怕的是完全無品味可言，一套土黃色西裝配上花領帶，腳下的皮鞋款式是三十年前的阿公級，而且還穿起毛球的短襪，這……

應虔兒無奈的看向四周，看能不能從中找到幾個還不算糟的型男，不意掃過一道似曾相識的身影，倏地一僵，不敢相信世上真有冤家路窄這回事。

一向不擅記人的她居然記得住只有一面之緣的男人，可見印象有多深刻，深到她咬牙切齒，巴不得從他身上咬一塊肉下來。

同時，正拉著領帶喊悶的尹子夜滿臉不耐煩，儘管擁有哈佛學歷，精通八國語言，他卻沒什麼女人緣，本以為辦個員工聯誼會招來桃花，沒想到堂堂科技公司老闆還是乏人問津，說出去可真是丟人現眼，所以他由原先最顯眼的位置一直退，退到角落。

咗！他的條件沒那麼差吧，難道年收百億的身價還吸引不了美女的投懷送抱？

到底問題出在什麼地方？他就算沒有儀表翩翩，好歹也五官端正，一個三十歲事業有成的黃金單身漢，理應有過無數段戀曲，但是除了肉體上的交易外，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女人運糟到連狗都唾棄。

「一個人喝酒不悶嗎？怎麼不去找個人聊聊？」聯誼的目的就是讓人多認識一些朋友，增進感情。

尹子夜斜瞄身邊的男人，一口飲盡杯中酒。「你以為每個人都像你一樣愛風騷，見到女人就像熊沾到蜜，每一個都是你的甜心寶貝？」

下流的行為不值得學習。

「嘖！我好像聞到一股很酸的味道，不是從閣下身上發出的吧！」酸溜溜的，足以釀醋。

「你狗呀！少嗅來嗅去，我出門前才洗過澡，不可能有異味。」他還特地抹上髮油，穿上最炫的服裝，沒想到……

哼！這隻孔雀卻穿得花枝招展，分明是來招蜂引蝶，搶他的鋒頭！

石桀仰頭大笑，「你呀！還是一樣的無趣，連最起碼的幽默感也沒有，我真同情你。」

怎麼會有人遲頓到這種地步，連取笑的意思也聽不出來，還當身有臭味沒洗乾淨，反罵他嗅覺有問題。

學理工的通常都少那麼一根筋吧，虧他還是哈佛的高材生，竟然連自己的「缺陷」都不曉得，只會賺錢而不懂享受人生。

「少囉唆，我要你找那塊土地的持有人，你到底找到沒？」他急著買回被父親賭輸的祖產，不讓它流落在外人手中。

他一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努力打拚創立了一家科技公司，為的不是貪圖名利所帶來的地位，而是將阿公的田地全買回來，讓他老人家不致一直念著此事，遺憾終生。

身為田僑仔第三代，祖父以前擁有的田地真的一望無際，小孩子走上大半天都不一定走得完，但因父親愛賭成性，又不相信自己賭運差，拿了地契向高利貸抵押借錢想翻本，才會變得一窮二白，什麼也沒留下。

「我是找到了，不過一定要急於一時嗎？你瞧瞧這些環肥燕瘦的美人兒多撩人呀！趕快找一個來養養眼吧。」成天面對公司那些臭男人，什麼士氣也提不起來。

身為公司副總，石桀大概是少數懂得把握活在今朝的生活實踐者，他樂好自由，喜歡各類戶外運動，舉凡泛舟、山野縱走、爬山和露營，消耗越多汗水的運動他越喜愛，自然曬黑的皮膚呈現小麥色。

他和尹子夜的人生觀剛好相反，從不汲汲於銀行數字上，日子過得去就好，不要求高薪高位，幾次尹子夜要升他為總經理他都不肯，直言不諱當個副總較無壓力，上頭有個正的他才不需要多用腦，免得早生華髮。

「在你眼中沒一個醜女吧！」尹子夜閉上眼睛休息，避免傷眼。

他笑了笑，一副風流楚帥的模樣，「非也、非也，我只是有容乃大，不吝於付出讚美，凡是人皆有可取之處，別盡看對方的短處。」

兼善天下嘛！他可是拿過優秀獎的童子軍，日行一善並不難。

管他真話假話，人人都愛聽好聽話，善於運舌者等同人緣好，不論走到哪兒都吃香。

「那是你沒脾氣，太過隨和，要是有人一大早去你家按門鈴，順便送上一桶油漆，我看你還笑不笑得出來。」一想到此事，他就免不了一陣噓。

明明說好要將他那面牆恢復原貌，至於他那身紅就算了，總不能脫光了叫人家順手洗一洗吧！沒想到他換了件衣服出來以後，字是洗掉了，可牆卻被洗得凹凸不平，好像洗不乾淨直接用敲的，再用路邊的泥土抹上，粉飾太平。

要是那夥人再被他撞上，休想他會與他們善罷甘休！

「你不會遇到討債的吧！」石桀的語氣是半開玩笑半調侃。

旭日科技公司的總裁耶，別人不欠他錢就該偷笑，他哪有可能向人借錢不還，這比太陽打西邊升上來還滑稽。

他的臉一沉，悒鬱地悶哼。「就是我。」

「嘎」石桀怔了怔，有些懷疑剛才聽見的話。

「他們按我的門鈴要找張大炮，還非常客氣的送了我一桶油漆當見面禮。」他實在受、之、有、愧！

「喔！你幾時改名張大炮，怎麼沒通知一聲？」石桀的嘴角往上彎，十分含蓄的抿緊。

尹子夜沒好氣的瞪了他一眼。「想笑就笑，用不著強忍著，頂多扣你半個月薪水當精神補償。」

「哇！遇到黑心老闆了，你去搶還比較快。」突地，他笑咪咪地以肘一頂老闆的手臂，要他目光轉向十點鐘方向。「瞧！靚女喔！你先挑一個，剩下那個留給我，小弟目前缺女友。」

「又缺？」淘汰率也未免太快了，叫人眼紅。

「別這麼說嘛！當你是兄弟才讓你優先，瞧瞧那個脂粉不施的女孩多俏麗呀！我滿中意這一型……」不過嬌豔女也不錯，起碼上圍……吸！讓人口水氾濫呀。

「等一下，你說的俏麗女孩是左邊穿米色上衣的那一個？」他的黑眸一瞇，略顯古怪。

「是呀！你看那雙長腿多美呀！配上格子裙和及膝軟皮長靴，整體看來充滿符合

她年紀的時尚感。」相當有格調。

石桀的目光落在自家老闆那一身「有創意」的服裝，不免搖頭又嘆氣。人家要是看得上他，八成近視太重，要不然準是瞎子。

「她是我的。」哼哼！這叫天堂有路她不去，地獄無門闖進來。

「咦你……」他吞了吞口水，感覺老闆正在釋放殺氣。「咳！咳！你遇到殺父仇人了？」

「不。」尹子夜陰惻惻的冷笑。「就是她朝我潑紅漆。」

背脊突然感到一股森冷寒意，左看看右瞧瞧的應虔兒先縮了一下脖子，確定四周沒有「仇人」才鬆一口氣，繼續她的尋人大計。

根據常理來說，當大老闆的人大都上了年紀，髮色斑白，面帶嚴厲，舉手投足間透著大企業家的氣勢，而且不好親近的樣子。

可是她看來看去就是看不出現場有哪一個符合條件，這些科技精英每一個看起來都有些呆滯，除了專業領域外，對一般流行訊息完全不懂，看到巫毒娃娃居然叫丸子太郎，這實在是……

不過她親愛、又帶著花痴性格的表姊反倒是樂在其中，男伴一個換過一個，活像隻花蝴蝶，一點忙也幫不上，好歹也先告訴她誰才是她要找的目標嘛，不要讓她如無頭蒼蠅般瞎找。

嗯？不好！那種驚悚感又來了，似乎有兩道不懷好意的冷光打算盯穿她的背。

不認為自己是膽小鬼的應虔兒故作鎮定，左腳往左移了一步，又一步……不是躲，是避免和人家起衝突，畢竟幹這一行的樹敵不少，難免會遇上「舊識」。

「真巧呀！老大小姐，又碰面了。」是她不幸呢，還是該說老天有眼？

嚇！誰在叫她？這聲音……有點熟。應虔兒頭低低的不看來者，不管認不認識都假裝沒交情，不知他在喊誰。

「想裝啞巴嗎？妳那天明明挺有大姊大的作風，一桶油漆往我胸前一潑毫不猶豫呀！」現在倒成鴕鳥了，把頭埋在沙裡躲避現實。

「啊！是你！」

「對，就是我，老大小姐的記性真好，沒把我這位受害者給忘掉。」他該不該買串鞭炮來放，好慶祝兩人的「重逢」。

應虔兒一見他來勢洶洶的兇樣，乾笑地往後退了一步。「不要叫我老大小姐啦，我會不好意思。」

表姊救命呀！妳可愛又善良的小表妹快要被兇神惡煞給肢解了，別盡顧著和科技新貴打情罵俏，好歹回過頭看我一眼嘛！

「幹你們這一行還會不好意思？請恕我眼拙，完全看不出來。」尹子夜嘲笑她的做作。

「喂！客氣點，不要給你三分顏色就開起染坊，我們這一行礙到誰了？要不是我們肯出手救急，你曉得會有多少人走投無路，典妻賣子來籌錢嗎？」大開方便門予人方便，這是多麼崇高的行業。

他表情微冷的一嗤。「就因為有你們，更多的人被逼著走入死路，辛苦賺來的錢連利息都付不起，全投入你們挖的無底深淵，最後落得一家人死絕好了結債務。」父親就是借太多高利貸才會把自己逼死，他一方面要賭，一方面又被地下錢莊追著要錢，因此在變賣光阿公的祖產後才會走向絕路。

因此，他這一生最痛恨的就是開設地下錢莊的人，他們用利引誘人性淪陷，再趁機榨乾人們所有心血，一分不留全部取走，比吸人血的吸血鬼還可惡十倍。

「笑話，要是人家有錢幹麼來借，我們送錢給人家急用有什麼不對，你的想法太偏激，應該換一個角度想一想，萬一欠錢的借不到錢，下場會如何。」

孩子沒錢看病，死路一條；莊稼沒收成，或是賣不到好價錢，挨餓受凍同樣死路一條；欠了賭債沒還，那更是別想活了，賭場裡的打手直接給他死，哪能寬容期限讓人「分期付款」。

他們做的就是及時伸出援手的慈善事業，每個人都有一時手頭緊的時候，救急中心因此而成立，凡是有困難的人上門求助，他們全都以誠相待，慷慨解囊以解燃眉之急。

「妳說的全是推托之詞，若是你們不收以高利，怎麼會有人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乾脆心一橫往海裡一跳，一了百了。」

應虔兒很不服氣的手叉腰。「你存心跟我槓上是不是？人家抗壓性差關我什麼事，人活著才有希望，若是為了一點小事就想尋死，那麼活著也沒什麼意思，乾脆死了以後在陰曹地府受苦，下輩子才不敢再自殺。」

現代人都太好命了，不能吃苦，稍有不如意就尋死尋活，毫不顧身邊親人有多痛心。

錢嘛！再賺就有，何必一心往死路走，像她這麼愛錢的人就還是很愛惜生命，人要沒了呼吸一切都完了，把命留著還怕沒機會翻身嗎？

大家都以為死路好走，這是最笨的想法，沒有山窮水盡哪來的柳暗花明，牙一咬不就挺過了，像她父母死於火災時，她也是很悲傷呀！可是從沒想過要跟他們一起死。

「妳居然鼓勵別人去死」好惡毒的心，不愧是開地下錢莊的。

自己的意思遭到曲解，她氣得跳腳。「我哪有叫別人去死，你斷章取義，你政客呀！」

「怎麼扯上政客，我說的是實情。」因為他是受害慘重的活見證。

「哼！我看你是愛作秀，想引人注意。」瞧他那副聳樣，走在路上肯定沒人願意多瞧他一眼。

這兩人說是仇人嘛，又少了一點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幼稚的對話倒像愛鬥氣的小冤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口頭爭鋒，誰也不讓誰。

兩人一味地沉浸在爭執中，互執己見的揚高音量，渾然不知自己的舉動有多麼受人注目，一群原本各自帶開的聯誼員工紛紛靠攏，用著詫異和好奇的眼神注視他們，不時低頭竊竊私語，流露出一絲好笑的神情。

當然，擠在人群中的秦觀觀也興致勃勃地想插上一腳，聽出自己的表妹與人爭

吵，打算衝過人牆好助一臂之力，可是前頭圍著的人太多了，她又要保留一些淑女的形象，怕人家誤會她是本性潑辣的李鳳姊，因此在推擠動作上顯得太……文雅了些。

「在胡說些什麼，我哪裡愛作秀，憑我的身份地位，有誰不知道我是誰。」他何必想方設法引人注意，他還怕人家太在意他呢！

全體員工一逕點頭。旭日科技公司的總裁，他們的大老闆，當真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每個人都認識他，包括來參加聯誼的男男女女。

喔！有一個例外。

「我就不知道你是誰，你很有名嗎？」這副鬼見愁的模樣能有多大成就。

應虔兒往門縫裡看人，把人看扁了。

「妳……妳不曉得我是誰還敢來參加『我的』公司員工聯誼」他特意強調「我的」，等著她花容失色的尖叫，羞愧的掩面而逃。

但是，她仍是聽不出他話中的含意，反而大肆批評起他的外表。

「你呀！你沒救了，參加再多的聯誼也別想有女人會靠近你，瞧瞧你一身的打扮多台呀！」金項鍊閃得她眼睛都要瞎了。

「妳……妳……」

尹子夜漲紅臉，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他知道自己的打扮跟不上流行，但那又怎麼樣，他是男人又不是女人，哪需要一季換一種造型，徒增麻煩。

反正沒人敢當他的面指稱他裝扮不宜，他憑的是實力而非臉蛋，管他外界如何看待，只要把公司經營得如日中天就是成功。

「妳什麼妳！你居然穿著黃土色西裝，那讓你看起來臉色不佳，灰頭土臉，好像剛從工地走過，被泥水撒了一身一樣。」嘖！虧他有勇氣穿出來見人。

應虔兒話一出，有大半的員工連忙脫下西裝外衣，反過內裡掛在手肘上，不肯承認他們也穿土黃色西裝。

「妳說夠了沒？」他的臉很臭，當下決定明天起他要改穿藍色西裝。

「當然還不夠嘍！你那件花襯衫一定是上網買的，人家還特地標榜具有紀念性，讓你有懷舊的感覺對吧？」他的品味還真不是普通的糟。

他臉更臭了，被說中的惱意全浮現眼中。「不行嗎？我對老東西特別有感情。」

「呵呵，我說這位大哥，衣服為什麼具有紀念性的原因你想過了嗎？不是因為它獨一無二，而是因為有人穿過了，半新不舊，上網拍賣讓人收藏的。」

而他蠢到將「收藏品」當日常衣物穿戴，而且毫無自覺它的花色過於招搖。

「妳說什麼？」有人……穿過了

「還有呀！你被人坑了，它……嘆表姊，妳幹麼蹲在地上一直噓，我剛才有看到左手邊是女用盥洗室，要是急的話趕快去。」憋久了會尿道發炎。

又擠眉、又弄眼的秦歡觀用嘴形暗示，可是她的脫線表妹卻完全沒慧根，讓她覺得丟臉的一手遮著眼。

「表姊，妳不要一直拉我的裙子，掉了很難看耶，好歹讓我跟他把話說清楚，他身上那件死人穿過的衣服是我同學阿公的，我幫他拿到網上拍賣，三件一百的地

攤貨賣五千居然有人買……」

「拜託，不要再說了，妳不想要鑰匙了嗎？」天吶！拿把鎚子敲暈她吧！

「啊！對喔！差點忘了這件事。」都怪這個傢伙啦！沒事盡找她麻煩。

秦觀觀用著沒希望的聲音小聲說道：「他就是妳要找的人，目前鑰匙的持有者。」

「喔—他是我要找的人，妳早說嘛，我以為要前功盡棄……啊—什麼？就是他」應虔兒的臉色當場灰如土色，驚愕地將手中的酒杯往前一潑，正中目露兇光的男人臉。

Crescent